

## 父亲的送考饭

袁家莉

高考,是一场青春的仪式,也是一段记忆深处的烙印。它不只属于考生自己,更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绪。而我对那三天最深的记忆,却并不是考场上的奋笔疾书,而是父亲每天中午送来的一盒饭。

那是1998年的夏天,高考还安排在七月。天气闷热得像是要把人压进空气里。我被分到离家十公里外的中学考试,骑车要40分钟。母亲原本说要送饭,但父亲却摆摆手:“你忙,还是我去吧。”

我知道他其实很紧张。平日常话不多的父亲,在我临考前几周总有意无意地问我复习得怎么样,又怕问多了给我压力,常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第一天上午是语文,我一边答题一边想着中午吃什么。铃声一响,我几乎是冲出教室,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校门外的大槐树下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,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,脚上那双旧皮鞋不知走了多少路,鞋带松了也没系。

“吃点热的,别饿着。”他说着,从袋子里掏出一个不锈钢饭盒。掀开盖子,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——是我最爱吃的土豆炖鸡块,还有炒青菜和一碗紫菜蛋花汤。饭盒底下还压着一张纸巾,上面是他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的:加油,闺女!

我吃得很快,父亲坐在旁边也不说话,只是时不时抬头看看天,又低头看我有没有吃饱。吃完后,他接过空饭盒,叮嘱我别喝凉水,午休时把外套盖在肚子上。然后他站起身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,说:“我得赶紧回去了,下午还要上班。”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,竟也能让我鼻子一酸。

第二天考数学,我有些紧张。刚走出考场,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原来的位置,手里还是那个保温袋。那天特别热,他的额头全是汗,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他见我来了,笑着递过饭盒:“今天给你做了绿豆粥,解暑的。”我打开一看,果然,除了绿豆粥,还有煎得金黄的鸡蛋饼和几片腌黄瓜。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单位里的趣事,那些轻松的话语像一阵风,吹散了我心头的阴云。

第三天最后一科结束,我走出校门,远远就看到父亲等在那里。他依旧穿着那件蓝衬衫,脸上多了一丝笑意。我跑过去,把头靠在他肩上,低声说了句:“谢谢爸爸。”他愣了一下,轻轻拍了拍我的背,什么也没说。

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,那几天父亲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做饭。他怕耽误我吃饭,每次都匆匆赶来,又匆匆离去,连一口水都没喝。那年夏天,他瘦了几斤。

如今,我已经工作多年,有时在办公室点外卖,看着塑料盒里冷掉的饭菜,总会想起那个蓝色身影和那个热腾腾的饭盒。那一顿顿送考饭里,藏着父亲说不出口的爱与牵挂。

## 风雨莫干山

张永生

清晨,淅淅沥沥的雨声,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四月的江南,总是和甘霖不期而遇,看来,久久期待的莫干山之旅,只能风雨兼程了。

中巴车盘着山路前行,思绪却在历史的某一瞬间定格。1954年的料峭三月,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期间,也是从东路启程,翻过盘山路登上莫干山,下榻在位于山腰的皇后饭店,并留下七绝诗一首:翻身跃入七人房,回首峰峦入莽苍。四十八盘才走过,风驰又已到天塘。

而在皇后饭店遥遥相对的另一座山头,其中的松月庐别墅,据说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蜜月时,曾来过此地。此后国民党的几次重要会议,都和这里结下不解之缘。

莫干山,人文历史悠久。早在春秋战国期间,吴王阖闾命铸剑师干将、莫邪夫妇在此铸剑,历尽艰辛,二人终于铸成锋利无比的雌雄双剑——这也是莫干山名字的由来。1978年1月,徐迟在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描写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时,就化用了干将、莫邪铸剑的典故,以形容陈景润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所付出的艰辛。

坐在中巴车上,明显感到风雨小了许多。对面山头的裸心堡时隐时现,满山遍野的外国别墅群洋家乐在映山红簇拥下,百态千姿。石板路上,游客多了起来。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山上的温度明显比山脚低了许多,走在似雾似雨又似风的人间四月钩沉历史,脚下就是经过1800多级阶梯后通向历史深处的干将铸剑池。因为下雨阶滑,出于安全考虑,我们最终望而却步,但跨越千年的历史风云,却在心中翻腾……

## 蜀村

田万里

蜀村乃久负盛名的花卉之乡。

相传1700多年前,阿斗刘禅被司马昭秘密押送于此,在蜀村被监视居住长达8年之久。这期间,他与民同乐,多工善事,养花种草,颐养天年。就这样,在刘禅带领下,当地人开始了养花种草,刘禅因此也被称为蜀村的“花神”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蜀村及阿斗寨先后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,一个是著名史学家牛桂林,他们分别对蜀村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考察。不久,孟繁仁发表《揭开阿斗晚年行踪之谜》一文,牛桂林发表学术论著《阿斗魂归何方》,他们一致认为,司马昭父子收降刘禅后,为防变故,就把刘禅及其家属,随从,从洛阳秘密押送至鹤壁北部的蜀村,并且得出刘禅就埋葬于此的结论。

蜀村一带流传着关于刘禅的大量故事。蜀村方圆二十里内,大多地名来历,都与刘禅有关,比如龙宫、马庄、闫寨、龙泉、彰武,等等。与蜀村毗邻的龙官村,传说曾是刘禅的“龙宫”所在地。其周边为7个阎村和4个马庄,分别是司马昭派来监视刘禅的军队驻扎地,或饲养战马的地方。蜀村南面的小山坡自古就被称作将军寨,当年负责监视的一个将军死后埋葬于此,时间一久,人们便称小山坡为将军寨。

刘禅在来到蜀村不久,因思念故乡,常常面对向西的方向泪流不止。金沙江的涛声时常响彻耳畔,又怕山下的这一条河,不知什么时候,当地人就称其为金钱河了。蜀村北边的龙泉村是他们日常取水或饮马的地方,“龙泉”这个名字也是从民间叫起来的。彰武村位于北面,相传刘禅是以他父亲刘备的年号“章武”命名的。

除了阿斗,现在蜀村最有名的是花卉产业。蜀村培植的花卉苗木,即使移植到别的地方,成活率依然很高,蜀村的花卉产品因而十分畅销。如今,蜀村花匠的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。

# 大山里行走的树



刘向晨

来到老挝,我们驱车驶往上寮高原的深山密林,那里有一群在大山里行走的树——中国电力建设者。

开启这段旅程时,我感到新鲜和激动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变得有些消沉起来。因为山太多,路太长。虽满眼翠绿,却少见人烟;虽云蒸霞蔚,却如坠云端。那条曲折的山路,似乎永无尽头,不知延伸到什么时候,又通往什么地方……

当晚霞满天时,我们的面庞终于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大坝。李师傅向我们走来。他是陕西安康人,已在老挝做了8年多的南俄5水电站大坝守护者。走近了,我才看清他的面庞,消瘦、黝黑、满是皱纹,眼睛却很亮,或许

正是这大山的寂寥和夜的漆黑,练就了这样的眼神。

同他聊天,我才得知,他的工作和大山一样沉默。他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、电站应急柴油发电机、400伏低压配电室设备、泄洪闸门、起臂设备、引流进水口闸门等进行巡检,填写记录。爬上爬下,里里外外,李师傅看得格外仔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有些强迫症,任何一个点看不到,心里就放不下。

3年前旱季的一天,李师傅发现大坝附近的山坡上冒起了浓烟。在营地消防人员赶到之前,他第一时间组织附近的道路维护队伍开始扑火作业,火势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,保护了大坝的设备设施安全。

最大的考验是雨季。7年前,老挝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,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。在打开三口闸门泄洪的夜里,李师傅站在疾风骤雨中,一守就是一个通宵,时刻盯着上涨的水位线,为防洪调度工作提供最及时的第一手水文数据。

南俄5水电站负责为老挝首都万象以及北部山区输送电力,也是中老友谊的见证。

2020年,南俄5水电站被授予老挝国家劳动奖章。“守好大坝也就是为老挝人民守护家园,这份工作重要且光荣。”李师傅说。

工作之余,李师傅也会自己找些“乐子”。他开垦出了两分菜地,种了些瓜果蔬菜,偶尔也会钓钓鱼,增加点“野味”食材。他最幸福的时刻,是用时断时续的网络跟儿子打视频。其实,他的儿子也在老挝,正在参与另一座中国公司投资的水电站的建设。虽同在老挝,但山川阻隔、工作繁忙,父子俩从未在老挝见过面,只有在相同的时间回国休假时才能相遇。

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來。面前的大山和远处的天际混沌成一片漆黑,以排山倒海之势,向着峡谷里、大坝上的我们,挤压合拢过来。李师傅笑呵呵地招呼我们:“天不早了,别忙着赶路,我给你们做碗面吃。”

值班室连着卧室,后面是厨房,所用食材需要每半个月到50公里外的县城采购。面是扯出来的裤带面,卤子是肉丁加各种时蔬的大杂烩。每人一大碗,就着大蒜,伴着辣椒油,配着陈醋,囫圇而下,精神大振。



### 一生向阳

## 夏日河语

哈大笑,那笑声久久回荡在崖畔。

当我们玩累了,母亲也快把衣服洗好了。找一些平缓干净的地方,我们把衣服平铺开来晾晒。夏日炎炎,衣服很快就被晒得滚烫,充满了阳光的味道。

母亲洗完衣服,总会带我去河边的菜园采摘。一畦畦菜地挤挤挨挨,青翠的藤蔓攀着枯树枝用力生长,泥土的芬芳混着瓜果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西红柿红得发亮,黄瓜顶着嫩黄的小花,紫色的茄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,金黄色的黄花菜随风轻轻摇晃。母亲总会将最红最圆的西红柿摘下来给我吃,咬一口,酸酸甜甜,满口的西红柿汁混着直溜溜的口水一起下肚,真是解渴。

蝶,我们更爱捉蜻蜓。蜻蜓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光,像是透明的宝石。它们飞得很快,但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追逐着。一旦捉到蜻蜓,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细线,轻轻缠绕在蜻蜓的尾巴上,像放风筝一样奔跑。有时缠得太松,蜻蜓挣脱几下就飞走了,有时又系得太紧,蜻蜓的尾巴会被扯断,现在想来真是有些残忍,可那时只觉得快乐无比。

跑累了,我们干脆脱下鞋子,赤脚踩在泥巴里,几只小脚丫顺时针转呀转,不一会儿就聚起一滩水,凉丝丝的泥水从脚趾缝里挤出来,痒得我们咯咯直笑。把泥脚伸进河里冲洗时,成群的小蝌蚪会游过来,轻轻划过我们的脚丫,就像触发到大笑的机关,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## 童年乐事庠囱记

肖春红

儿时在湘南农村老家,最快乐的事就是庠(hù)囱(dàng)。每每想起那种快乐,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替代和超越。

故乡属典型的江南丘陵,既是山区,又是水乡。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口口池塘,一块块稻田和一道道沟渠。可以说,凡有水必有囱,凡有囱必有鱼,凡有鱼我必去庠囱。

夏秋季节,如果天气晴好,我哼着童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都会特别留意路边沟渠里的水囱,有时还会蹲在囱边仔细观察水里的动静,看有没有鱼,值不值得庠。比较了几口囱后,才确定目标。

我回到家,提一只塑料桶,端一个塑料盆,换一双海绵拖鞋,直奔事先踩好点的水囱。

到了囱边,先用盆舀半盆清水,以备装鱼之用,再用稻草和泥巴筑两道小堤,拦住囱水

的进出口。接下来,就是一手提桶边,一手扶桶底,开始一桶一桶地从囱里往囱外的低洼处庠水,同时注意囱里的响动,推断鱼虾的种类和大小。

当庠到一半的水位时,就要适当放慢速度,减少每桶的水量,并要把水往囱外低处的草地上庠,防止把鱼虾连水庠出去后找不着。这时就可以开始捕捉浮出水面的小鱼小虾了。

囱里的鱼虾种类繁多,最常见的有鲫鱼、鲤鱼、鳊鱼、沙塘鳢、麦穗鱼、黄颡鱼、黄鳝、泥鳅、河虾等,偶尔还能见到螃蟹,但基本上不会有青草鲢鳙四大家鱼。

捕捉这些小鱼虾也是一门技术活,弄不好,半天捉不着一条,还会被泥水溅成大花脸,甚至受点小伤。比如,捉鲫鱼和鲤鱼时,要从后面直接紧扣住它的头部,不能捉中间和尾部。遇到黄鳝、泥鳅时,一定要用双手同时控制其头部和身体,防止从手中滑脱。

至于碰到俗称“黄鸭叫”的黄颡鱼,则要分外小心,因为这是一种自带“防身武器”的凶猛淡水鱼,背鳍和胸鳍长着三根硬刺,一旦被其刺着手指,又痒又痛。捉时只能瞅准机会,捏住其背鳍的硬刺根部,再提起放进盆里。

最好捉的鱼就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鳊鳊了,从其前后左右都可以单手轻松捉住,这种鱼可以说既“美丽”又“温柔”。

还有一种俗称“趴地虎”的沙塘鳢,个头虽小,却全身是肉,黑褐色,趴在淤泥上面一动不动,容易逃过我们的眼睛,发现时用手指头轻轻一捏就捉住了。

水快庠干时,我一边小心地往外小桶地庠水,一边忙着捉四处逃窜的鱼虾,小小的囱里顿时兵荒马乱。这时捉鱼虾,就像瓮中捉鳖一样,一抓一个准。抓一条小鱼扔进盆里,“啪”的一声响,“哗啦”一阵小水花。一条接一条欢快地捉着,感觉自己就是这天地山水间的王。